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四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

《集刊》

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七
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

自古以來，士人極富文才，別好詩賦，如宋李清照的《金華子》、唐杜甫的《望岳》、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是千古傳説。而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更喜以詩賦為樂，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懷古》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元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元好問的《同上》、元稹的《琵琶行》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明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王世貞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徐渭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清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王士禛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王士禛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近現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郭沫若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徐志摩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

中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華書局

自古以來，士人極富文才，別好詩賦，如宋李清照的《金華子》、唐杜甫的《望岳》、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是千古傳説。而到了宋代，文人雅士更喜以詩賦為樂，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懷古》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元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元好問的《同上》、元稹的《琵琶行》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明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王世貞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徐渭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清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王士禛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王士禛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到了近現代，文人雅士更是以詩賦為樂，如郭沫若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徐志摩的《香山寺中見白雲泉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佳作。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四輯 | 張伯偉 編

中華書局
北京 201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14 輯/張伯偉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16.11

ISBN 978-7-101-12241-1

I .域… II .張… III .漢學-研究-國外-叢刊
IV .K207.8-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59144 號

書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四輯
編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孫文穎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5 3/4 插頁 2 字數 432 千字
印數 1-8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2241-1
定價 110.00 元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專案(簡稱 PAPD)
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專案
南京大學“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出版資助項目

目 次

日本漢籍研究

五山禪僧的蘇詩別解

- 以《四河入海》為例 蔡 毅(3)
日本《世說新語》注釋本敘錄(上) 張伯偉(19)
和刻本《世說新語補》的三種手批本 稲田篤信 撰 李由 譯(35)
《槐南集》未收詩考
——以《新文詩》中所載槐南詩為中心 陳文佳(51)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 《熱河日記》與《天主實義》 金明昊 撰 許放 譯(73)
朝鮮朝《老乞大》漢語官話“質正” 張 輝(87)
略論朝鮮時代朱子語錄註解書的學術價值 尹昭晶(99)
論《海東辭賦》的編撰 趙俊波(123)
尹廷琦《詩經講義續集》釋《詩》方法闡微 付星星(135)
19世紀崔理煥的《性靈集》編撰及其意義 韓 東(149)

越南漢籍研究

-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解題補正 何仟年(167)
越南丁黎時期帝后和宗室制度考 胡耀飛(187)
黎文休《大越史記》的編撰與史學思想 葉少飛(215)
從《金檯草》看越南名臣潘清簡的使華經歷 韓周敬(245)
康熙二十二年周燦使安南與清黎朝貢關係 陸小燕(261)

漢籍交流研究

- 韓中日所藏《皇華集》與東亞漢文學跨國交流 衣若芬(283)
王羲之草書《孝經》考辨 李小龍(297)
中日對《清淨法行經》的受容異同考
——以《玉燭寶典》為中心 野村卓美 撰 楊秀雲 譯(317)
《大越史記全書》所載明人詩考論 馮小祿 張 歡(335)
試論林逋在朝鮮半島的流傳與接受
——以成大中抄本為中心 毛林萍(351)

文獻彙編

-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毛詩要義》
考異(鄭風前部分) 孔祥軍(371)

稿 約 (407)

日本漢籍研究

日本漢籍研究會編輯委員會主編
日本漢籍研究會總編輯室編印
日本漢籍研究會總編輯室總發行
日本漢籍研究會總編輯室總發行

五山禪僧的蘇詩別解

——以《四河入海》為例

蔡 毅

東坡詩注，古來夥矣，近刊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鎧主編的《蘇軾全集校註》（全20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堪稱集大成者。然“詩無達詁”，文本闡釋未可窮盡，而東坡詩的浩瀚廣博，更提供了異說新解的無限可能性。在域外漢籍研究漸成“顯學”的今天，如果矚目傳承中國文化歷史悠久的東瀛，就可以發現，往昔日本人有關中國典籍的大量注解評議，頗有助於我們開闊視野、獲取靈感、啟發思考，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資料寶藏，一種可供“預流”的學術資源。本文擬參考日本五山時期的蘇詩注本《四河入海》的解釋，對東坡的嶺南流寓詩談一點不同的看法，並由此略窺東亞文化意象的流變軌迹。

一 《四河入海》其書

現在可知蘇軾著述最早傳入日本的記載，是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入宋僧辯圓攜歸的數千卷中國典籍中的《注坡詞》二冊和《東坡長短句》一冊（曾藏於京都東福寺普門院，原書已佚，此據後人所編目錄）。此後蘇詩在日本廣為流傳，研讀蘇詩也蔚然成風，且成果斐然，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五山禪僧的蘇詩注本《四河入海》。

《四河入海》二十五卷，笑雲清三（生卒年不明）編撰。因該書匯集了當時禪僧編寫的四種蘇詩注本：瑞溪周鳳（1392—1473）的《脞說》、大岳周崇

(1345—1423)的《翰苑遺芳》、桃源瑞仙(1430—1489)的《蕉雨餘滴》(門生一韓智翊筆錄)、萬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譬諸江、河、淮、濟之四瀆，流入大洋者”(大癡賢諄跋)，故名《四河入海》。日大永七年(1527)動筆，天文三年(1534)完稿，前後耗時八載。編者笑雲清三的親筆稿本現藏京都東福寺，慶長元和年間(1596—1623)刊行的古活字版二十五卷一百冊，現已有勉誠社的《抄物大系別刊·四河入海》(1970)和清文堂出版的《抄物資料集成》(1972)兩種影印本問世，日本國會圖書館網頁上也有電子版可供閱讀，但遺憾的是鉛字印刷本尚未聞有整理者。關於該書的研究，迄今為止也只有勉誠社影印本刊行時所附中田祝夫的解說，此外未見有其他全面性的探求。

該書是為日本人閱讀蘇詩編寫的，且“四河”原來均為講談底本，故其最大的特點，應屬“串講”，即不僅注出典故、語義、背景，還對全詩分段歸納，闡明題旨，對各句原意也細心揣摩，逐一讀解，不厭其詳，而這正是中國傳統詩注往往不在意、甚至不屑為的地方。筆者作為以蘇軾研究專家山本和義先生為首的“讀蘇會”的一員，現正繼承小川環樹、山本和義合作編譯的《蘇東坡詩集》(四冊，筑摩書房，1983—1990)的未竟之業，擬完成東坡詩的日語全譯注。要作確切的日語翻譯，理解上就不能似是而非，每句每字都必須“落到實處”，這時《四河入海》便成為我們的“帳中秘本”，除了五山禪僧特有的訓讀(日語的漢字讀法)方式足資借鑒外，其句意闡釋、章法點評的每有勝解，亦頗可補中國古今眾多蘇詩注本之不足。下面即以蘇軾貶謫嶺南時的三首詩為例，分別從詞句釋義、章節解讀和總體串講的角度，略見該書異說別解之一斑。

二 句解之異——關於《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

該詩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即11月8日作於昌化軍(儋州)。軾之子蘇過《斜川集》有《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詩，東坡乃用其韻。詩為五言排律，共32句。為便於解析，且將全詩具引如下(《蘇軾詩集》卷四十二)：

小酒生黎法，
乾糟瓦盎中。

芳辛知有毒，
滴瀝取無窮。
凍醴寒初浹，
春醅暖更饌。
華夷兩樽合，
醉笑一歡同。
里閭峨山北，
田園震澤東。
歸期那敢說，
安訊不曾通。
鶴鬢驚全白，
犀圍尚半紅。
愁顏解符老，
壽耳鬨吳翁。
得穀鵝初飽，
亡貓鼠益豐。
黃薑收土芋，
蒼耳斫霜叢。
兒瘦緣儲藥，
奴肥爲種菘。
頻頻非竊食，
數數尚乘風。
河伯方夸若，
靈媧自舞馮。
歸途陷泥淖，
炬火燎茅蓬。
膝上王文度，
家傳張長公。
和詩仍醉墨，
戲海亂群鴻。

詩中的第七、八兩句“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曾被譽爲蘇軾有民族平等

友好的認識，常被引用。而“小酒生黎法，乾糟瓦盃中”，則被認為是如今海南特產“山蘭米酒”特殊釀造法的現存最早記載。這些說法雖然有些牽強，但也不能說毫無依據，我的興趣在於：“華夷兩樽合”，“合”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此處並無出典，歷來注本均未作解釋。《蘇軾全集校註》解之為“碰杯飲酒”，實屬望文生義。酒席上碰杯習慣的由來，有古希臘、古羅馬、愛爾蘭乃至日本等多種起源說，唯獨沒有中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也找不到相關的記載，所以這一解釋不能成立。既然“兩樽合”不是指兩個杯子相碰，“合”就只剩下一個可能性：杯中之酒的“合”。且看《四河入海》諸家之說：

“華夷”——脞云：蓋言華酒與夷酒也。

“華夷”——白云：華，京酒也。一說此云以京酒釀造之法，而事釀造。（該條原文日文）

“合”——白云：續翠云，非雜合也。或說云雜合也。

“華……，醉……”——一云：言黎酒乃夷中酒，又持京華與之相雜，乃有此合酒，飲之則同歡。（該條原文日文）

四家中有三家（瑞溪周鳳《脞說》、萬里集九《天下白》、一韓智翊筆錄《蕉雨餘滴》）認為，“兩樽”分指“華酒”（京酒）和“夷酒”，即漢人之酒和黎家之酒，只不過在“合”是不是“雜合”的理解上略有差別〔“續翠”為江西龍派（1375—1446）之號，作有東坡詩講釋書《天馬玉（津）沫》（已佚），萬里集九《天下白》引用“續翠”兩種對立的意見，可知他對是否“雜合”並無定見〕，大岳周崇的《翰苑遺芳》則沒有發表意見。按所謂“雜合”，當或指杯中之酒相摻合，或指同時喝不同的酒。竊以為從中國傳統的飲酒習慣來看，把“華夷”兩種酒互相攬兑、如同現今西方人的調制雞尾酒，可能性非常小，“兩樽合”應該理解為兩種酒都端上了桌面，與座者隨意取之，一起暢飲。如果此說能夠成立，前面六句的意蘊也就迎刃而解了。《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下七》云：“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此詩開頭四句，是寫黎家的“小酒”、即“夷酒”，其獨特的釀造方法，是把“乾糟”直接浸泡在“瓦盃”之中。《太平環宇記》卷一六九“儋州”云：“醞酒不用麴糵，有木曰嚴樹，取其皮葉，搗後清水浸之，以梗釀和之，數日成酒，香甚，能醉人。又有石榴，亦取花葉，和醞釀之，數日成酒。”這種用植物皮葉制成的“乾糟”，氣味芳香而辛辣，帶有毒性，操作須謹慎從事，使之慢

慢“滴瀝”流淌，乃可取之無窮。第五、六兩句“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饒”，乍看似乎順承前文，進一步描寫黎家“小酒”的制作過程，其實對作者的遣詞造句細加品味，就可以看到，這裏的“凍醴”、“春醅”等顯得高雅華貴的字眼，與上文“乾糟”、“有毒”等略帶貶抑的氛圍有別；從“寒”到“暖”，也顯然說的是季節，與前引《食貨志》所述“大酒”制作的由“臘”至“夏”相合，故作者應當另有所指。也就是說，第五、六句並非前四句的直承，而是一個逆接，作者筆鋒一轉，另述漢人的“大酒”、即“華酒”（京酒）的釀造方法：冬天著手釀制時，因為氣候寒冷，最初只是約略滲出一點汁液；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酒漿便沛然湧出，滿溢橫流。《蘇軾全集校注》解“凍醴”為“冷酒”、“春醅”為“泛指美酒”，皆囿於舊說，失之皮相。因為這樣解釋，並不能坐實詩意：“美酒”若指黎家“小酒”，則與“有毒”扞格不入；若非承前，則又橫生枝節，突兀生硬，令人不知所云。由此，我們也更能感知《四河入海》細說詳解之可貴。

此外，即便是對詩的史實背景，遠隔重洋的五山禪僧們也並不隔膜。該詩後半四句：

河伯方夸若，
靈媧自舞馮。
歸途陷泥淖，
炬火燎茅蓬。

包括《蘇軾全集校注》在內的古今各種注本，只對“河伯”、“夸若”、“靈媧”、“馮夷”等典故作解，而完全忽略了蘇軾為什麼要羅列這些涉及“水”的神靈。對此《四河入海》的解釋是：

“河伯”——脞云：此以下二句，蓋言時有大水，故河伯夸而馮夷舞也。“歸途”——脞云：此以下二句，蓋坡言時與諸生飲，歸途陷泥淖，以有大水也。

“河……靈……”——一云：該二句曰此時發大水。河伯乃水神。河伯逢北海若，夸曰無如我者。又靈媧鼓瑟而馮夷起舞，馮夷亦水神。言因大水，水神並出。（該條原文日文）

四家中有兩家（瑞溪周鳳《脞說》、一韓智翊筆錄《蕉雨餘滴》）注云當時有“大水”，所以“水神並出”，值得注意。五山禪僧飽讀經史，對中國文化頂禮膜拜乃至亦步亦趨，且距東坡時代僅隔四百餘年，較之現今，其所見資料或

許更為豐富，生活實感也更為接近，故“大水”之說當非無中生有，必有所據。遺憾的是筆者現在尚未找到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初昌化軍發生水災的確鑿歷史記錄，故於此聊備一說，冀識者有以教之。

三 章解之異——關於《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

該詩紹聖二年（1095）正月二十四日作於惠州，題為《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軾之子蘇過《斜川集》有《正月二十四日侍親遊羅浮道院棲禪山寺》詩，東坡乃用其韻。詩為五古，共28句，先同樣全錄如下（《蘇軾詩集》卷三十九）：

斷橋隔勝蹟，
脫屨欣小揭。
瘴花已繁紅，
官柳猶疎細。
斜川二三子，
悼歎吾年逝。
淒涼羅浮館，
風壁頽雨砌。
黃冠常苦飢，
迎客羞破袂。
仙山在何許，
歸鶴時墮毳。
崎嶇拾松黃，
欲救齒髮弊。
坐令禪客笑，
一夢等千歲。
棲禪晚置酒，
蠻果粲椒荔。
齊廚釜無羹，
野餉籃有蕙。

嬉遊趁時節，
俯仰了此世。
猶當洗業障，
更作臨水禊。
寄書陽羨兒，
並語長頭弟。
門戶各努力，
先期畢租稅。

詩寫與兒子蘇過及當地友人同遊羅浮山道觀禪寺時的所見所感，內容並無特別難解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最後四句：“陽羨兒”指長子蘇邁，陽羨為宜興舊稱，蘇軾於此地置有田產。“長頭弟”指次子蘇迨，蘇軾《贈上天竺辯才師》詩（《詩集》卷九）有“我有長頭兒”句，語出《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適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間事不休賈長頭。”蘇軾南遷，道貶惠州，不能舉家同往，乃使蘇迨從兄長留居宜興，自己僅攜三子蘇過隨行。對千里之外的愛子，蘇軾叮囑他們要各自努力持家，在規定期限之前交清租稅。

從全詩內容看，這末尾四句憑空插入，橫生波瀾，似屬“節外生枝”。詩從荒郊野嶺的隆冬景色起筆，調侃道士，戲謔禪門，然後慨歎“嬉遊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行文至此，蘇軾固有的樂天精神，仍流貫其間。最後四句卻突然對兒子們板起臉來說教，神態陡變，訓誡有加，於通篇題旨甚為遊離。對蘇軾的這種“反常”之舉，紀昀的解釋是：

後四句乍讀似不貫，細玩語意，乃言在此甚適，不必更以爲念，惟應專力持門戶、辦租稅耳。（《紀評蘇詩》卷三十九）

對蘇詩時有苛評的紀昀，在這裏頗為善解人意，說蘇軾的用意，是要兩個兒子放心，並好自為之。紀昀之解，可謂言之成理，但他就此止步，不再深究，顯然未能讀出蘇軾言外的深心。

幸而東坡在扶桑之國尚有知音，且看《四河入海》的解釋：

“門戶”——脞云：此以下二句，言我一門邁迨輩各努力作農業也。蕉雪云：時謫居惠州，一向如農父，故教其子弟以不可緩農業也。向時豈有此語哉？可憐哉！

“門戶”——白云：此一聯感慨之意，見於言外也。

“門戶”——一云：……此前可有此語？可憐也！感慨之意，見於言外。（該條原文日文）

四家中有兩家（一韓智翹筆錄《蕉雨餘滴》、萬里集九《天下白》）認為其間有蘇軾難以言述的“感慨”，頗為“可憐”，而對蘇軾過去並無此類言說的指摘，尤能發人深思。

蘇軾一生多難，但他總是處之泰然，以幽默化解煩惱，用曠達排遣憂愁，而内心中對節操的持守，則一以貫之。但惠州之貶，已是晚年，他對此生能否北還，其實並不樂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生命很可能終老之地，他時時牽掛的，是無法割捨的骨肉親情。他也許不希望兒子們重蹈自己因率性直言而屢遭坎坷的覆轍，也許在親歷邊荒窮困生活後深有感悟，所以纔在這首如同家書的詩中，看似語重心長、其實言不由衷地要他們“先期畢租稅”，換言之，即安於農耕，樂於貧窮，做一個不“犯上”的老實人。

無獨有偶，幾乎與此詩作於同時的《龍尾石硯寄猶子遠》（《詩集》卷三十九），也透露了內中消息。詩為五律，具引如下：

皎皎穿雲月，
青青出水荷。
文章工點黝，
忠義老研磨。
偉節何須怒，
寬饒要少和。
吾衰安用此，
寄與小東坡（自注：遠為人類予）。

“猶子”語出《禮記·檀弓上》，謂兄弟之子，此指蘇轍之子蘇遠。蘇軾將珍愛的歙硯之上品龍尾石硯（蘇軾曾作《龍尾硯歌》，贊之無以復加）寄贈侄兒，並寫了這首詩。頸聯上句“偉節何須怒”，表面上用東漢賈彪（字偉節）於兄弟三人中“最怒”（《後漢書·黨錮傳》“賈彪”條），即最强之典，實則妙用“偉節”與“怒”，意謂為人須折節息怒；下句“寬饒要少和”，也是明用西漢蓋寬饒為人剛直、常犯上諫諍之典，實則妙用“寬饒”與“和”，意謂為人須寬容平和。《四河入海》看出了蘇軾借硯喻人的良苦用心，故明確點出：

“偉節”——脞云：此以下二句，蓋坡戒遠為人剛，不與世同也。

“偉節”——白云：此一聯教訓遠。

那麼，蘇軾為何要對侄兒如此諄諄告誡，幾欲耳提面命呢？末句“自注”道出了個中緣由：“遠為人類予。”原來他對自家子侄的擔心，同出一轍，千叮嚀，萬囑咐，合起來只有一句話：不要學我。

晚年的蘇軾，對人生已透徹了悟。他於己不改初衷，依然從容大度地面對一切災難；但對至親的後人，卻不得不違心地希求他們遵循現世規範，以保人生平安無虞。《四河入海》的五山禪僧們一再為之歎息的“可憐”，其所指或許在此。

四 篇解之異——關於《真一酒歌並引》

該詩元符三年（1100）五月作於昌化軍（儋州），為贈友人吳復古之作。詩為七古“柏梁體”，即逐句押韻，共16句，亦全錄如下（《蘇軾詩集》卷四十三）：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為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蹋鞠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
不生沮澤生陵岡。
涉闊四氣更六陽，
森然不受螟與蝗。
飛龍御月作秋涼，
蒼波改色屯雲黃。
天旋雷動玉塵香，
起洩十裂照坐光。
跏趺牛噍安且詳，
動搖天關出瓊漿。
壬公飛空丁女藏，
三伏遇井了不嘗。
釀為真一和而莊，